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　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七　起屠維大淵獻二月盡重光赤奮若六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四年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海州治朐山本漢朐縣後人加山字東海漢贛榆縣地後齊置東海縣屬東海郡隋廢郡及縣入廣饒縣隋仁壽元年改廣饒曰東海避太子諱也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東一十里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

州東魏廢州置義塘郡及懷仁縣隋廢郡以縣屬海州九域志在州北八十里宋白曰海州懷仁縣本漢贛榆縣地按漢贛榆縣今縣東北三十里贛榆古城是也梁於此置黃郭戍後魏置義塘郡理黃郭城領義唐歸義懷仁三縣高齊移義唐郡及懷仁縣並理今密州莒縣界隋開皇廢郡移懷仁縣理此今縣理是也

李憩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丞漢縣後魏置蘭陵縣武德四年改曰丞縣後屬沂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宋白曰丞縣漢舊縣春秋時鄫國也晉置蘭陵郡理丞城按前此丞縣理在今縣西一里漢丞縣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置鄫州及丞縣尋廢州及縣仍移蘭陵縣置於廢鄫州故城中唐又改蘭陵爲丞縣西北有丞水敗浦邁翮丞時證翮

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治直之翮塹七艷翮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劉正臣見二百一十師道使之將兵萬餘

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數所角翮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門下別奏者使厠負牙門下侯大使三品已上儀二十一人別奏三人若討擊防禦遊人別奏八人總管三品已上儀十八人別奏六人子別奏補官也唐六典凡諸軍鎮總管四品已上儀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儀二十奕使副儀準品各減三人別奏各減二人總管及子

總管傔準品各減一人別奏各減一人若鎮守已下無副使或隸屬大軍鎮者使已下傔奏並四分減一所補傔奏皆令自召以充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爲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還音旋又如字頗爲備不可忽忽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軍中稱都將爲都頭同受傳語傳語謂師道遣使者所傳言語也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屏必郢翻又甲正翻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卷與捲同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言奉行詔旨以誅李師道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爲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偏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爲衆所

惡者惡烏路翻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
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
幣近其靳翻幣它朗翻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使宅謂節度使所居也有仇者報之使士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
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恐行人遇兵走還城報師道令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
上柝聲絕天明則柝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
入城主帥文書下後世因謂書爲簡帖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古者聯竹爲簡策以寫書謂白節度使使使疏吏翻
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比至必利及也子城已洞開

惟牙城拒守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備衛節度使居宅謂之牙城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
矢者俄知力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
師道索山客翻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得之索山客翻悟命
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
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復扶又翻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
子引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爲幸皆斬之代宗永泰元年李正已得淄青四
州五十四年而滅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
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
慰安之斬賛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具懼

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於獄直言彼
卷上 年 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趨七喻翻潛使
人以其謀告田弘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
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
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
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
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
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絶者
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為之改
容義而不責識如字又音試翻舐直氏翻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夏侯澄見上卷上

示于

年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
為淄青宣撫使已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
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
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鳴呼兼并易也堅凝之難
得鑒其所以失則知資治通鑑一書不苟作矣讀史至此盍亦知其所以
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
為三道使之適均於音烏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
以鄆曹濮為一道鄆音運濮音卜淄
青齊登萊為一道兖海沂密為一道上從之劉悟以
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
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

將佐更易州縣長吏更工衡翻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復扶又翻下復須同上欲移悟宅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為悟多力好手搏好呼到翻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離力智翻坐但卧翻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除授改謂除書也登即行矣言登時即行何能為哉庚午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言驚懼失守不知所為明日遂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客亭即驛亭謁迎使客之

所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昂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李文會出登州見上卷上年聞將移鎮昂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敗補邁翻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自項羽分齊為三以王田市田都田安遂有三齊之名後人因而言之乃詐為悟帖遣使即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據梁敬翔編遺録豐齊驛當在齊州東南三十里宋白曰齊州禹城縣有漢祝阿故城在豐齊驛東北二里比還比必利翻及也還音旋又如字悟及昂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云去一死於獄家貴悉為人所

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爲戎州刺史劉悟奏言其功也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先悉薦翻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鄆悉除苛禁縱人遊樂樂音洛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弘正特爲此示鄆人以寬大耳案寒食之說不同初學記曰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並周制也洪容齋曰先賢傳曰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曰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以太原上黨西河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此注已見前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愈賢也勝也復扶又翻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事見二百三十九卷十年數所角翻沮在呂翻撓奴巧翻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索山客翻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鄉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案文案也亦謂之案牘史言閔津不足以禁姦乃所以容姦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請自禁中用印而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史言憲宗此事得爲君之體

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摠爲鄜曹濮等州節度使
巳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爲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
等州觀察使自是之後淄青專平盧之號而鄆尋賜天平軍矣以淄青四面
行營供軍使王遂爲沂海兗密等州觀察使爲王遂以嚴酷召亂張本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
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
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
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
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
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
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
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
患橫户孟翻故重脩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
命由重脩勵之得宜故也史言反側之地擇帥不可不詳勵呂翻辛
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异薨　裴度在相位知無
不言皇甫鎛之黨陰擠之擠子細翻又子西翻考異曰舊傳曰鎛與宰相李
逢吉令狐楚合勢擠度故出鎮按逢吉時在東川楚在昭義皆不爲相今不取按後昭義當作河陽丙
子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皇甫
鎛專以掊克取媚掊蒲侯翻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
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上上曰卿以儒衡上疏將

報怨邪鍾乃不敢言儒衡元衡之從父弟也從才用翻
史館修撰李翺上言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有修撰四人掌修國史以爲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屏必郢翻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自建中初楊炎定兩稅又甲正翻令民輸其土之所產而稅法不督錢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壅蔽數所角翻塞悉則翻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爲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

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不以此爲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易以豉翻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枕職任翻如是則太平未可期矣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使內京兆府御史臺徧鞫之皆款服款誠也言吐誠而伏罪也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恒鄆同謀遣客刺元衡恒戶登翻刺七亦翻而士元等後期聞恒人事已成遂竊以爲已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爲罪均度徒洛翻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復扶又翻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蔡鄆既平韓弘入

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引獻馬三千綿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繒慈陵翻而汴之庫廐尚有錢百餘萬緡綃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史言韓弘善完聚己丑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赦天下

沂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狡急無遠識狡古掾翻時軍府草創是年三月方分四州置觀察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爲治治直史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唐制凡杖皆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二分三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二分八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每詈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

沂水沂州治臨沂縣以臨沂水名之也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常侍謂王遂也副使謂觀察副使也在告謂休假在私室也直兵直衛之兵也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爲然約事成推弁爲留後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各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直房直兵之所舍之室也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射而亦翻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役用刑刻暴數所具翻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自稱留後升廳號令與監軍抗禮召集將吏參賀衆莫敢不從監軍

具以狀聞　甲午韓引又獻絹二十五萬匹絁三萬匹絁式支翻銀器二百七十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又進奉亦謂之賀禮史厤言元和中進奉之弊　丁酉以河陽節度使令狐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爲相裴度之視師也令狐楚出翰林今皇甫鎛引而相之亦所以杜度之耕入　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華爲沂海兗密觀察使　韓引累表請留京師八月己酉以引守司徒兼中書令癸丑以吏部尚書張引

靖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引靖宰相子引靖張延賞之子延賞相德宗少有令聞少詩照翻聞音問　帥所類翻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鎮之引靖承王鍔聚斂之餘韓引嚴猛之後王鍔鎮河東韓引鎮宣武引靖皆承其後斂力瞻翻下同兩鎮喜其廉謹寬大故上下安之張引靖之簡貴施之并汴可也施之幽燕則敗矣　己未田引正入朝上待之尤厚　戊辰陳許節度使郗士美薨以庫部員外郎李渤爲弔祭使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閿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閿音昊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隣攤他干翻比音毗又毗至

翻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剥下媚上斂力贍翻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償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執政謂皇甫鎛惡烏路翻渤遂謝病歸東都癸酉吐番寇慶州慶州隋弘化郡開州以慶美取其嘉名漢歸德屬平縣地舊志京師西北五百七十三里營於方渠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青鄆與兗海沂密本一鎮也故恐其相扇而動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紿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道從尚百餘人從才用翻入徐州境所在減之其

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杻械杻敕久翻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此言鄆青沂分爲三鎮之初先惡薦翻及王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左沂人處右處昌呂翻下聚處同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

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兵死之氣凝爲赤霧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見昭十一年般音班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惡烏路翻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殿多見翻鎮也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釁隙也荀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帥所類翻易以豉翻何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眇眇眇眇恨視也說文音五計翻孫奭音五禮翻又普覓翻如蒐讎聚慶慶昌呂翻得閒則更相魚肉問古覓翻更工衡翻惟先發者爲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升平幾鉅依翻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上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乙巳上問宰相支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支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

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皇甫鎛自知以姦諂丞相位故深恨崔羣之言　冬十月壬戌容管奏安南都護楊清陷都護府安南都護府治交州殺都護李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人象古道古之兄也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爲蠻酋象古召爲牙將清鬱鬱不得志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黃洞蠻黃洞蠻即西原蠻其屬黃氏者謂之黃洞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數所翻桂管觀察使裴行立數所角翻唐桂管管桂昭蒙富梧潯容管經略使陽襲鬱林平琴賓澄繡象柳融等州

旻欲徼幸立功徼堅堯翻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上不聽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被皮義翻勝音升　安南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旻竟無功二管彫弊惟殘所部旻然嶺南節度雖兼統五管而廣州所管自爲巡屬劉昫曰廣州管韶循岡賀端新康封瀧恩春高藤義竇勤等州殘渠龜翻丙寅以唐州刺史桂仲武爲安南都護赦揚清以爲瓊州刺史　是歲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衆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

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
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
問朔方人以爲俱沒矣以爲與鹽州俱沒無何言無何時也奉敬
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不
可勝計當曰奮擊大破之殺獲不可勝計文意乃爲明暢奉敬與鳳翔將野
詩良輔涇原將郝玼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新舊書皆作史敬奉
懼泌知台州見上卷上年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
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
日加躁渴躁則到翻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爲除天下之

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樂音洛
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
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眞
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
以大言自衒奇技驚衆者伺相吏翻衒熒絹翻伎渠綺翻皆不軌徇
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
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
五藏之所能勝也藏徂浪翻勝音升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
記曲禮之言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眞僞自可辨矣
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潾江陵令初羣臣議上尊號

皇甫鎛欲增孝德字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譖羣於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賜與多不時得又所給多陳敗陳舊也不可服用軍士怨怒流言欲爲亂流言放言也李光顏憂懼欲自殺李光顏帥邠寧師悒懼羣具以中外人情上聞上聞時掌翻鎛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翕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爲然十二月乙卯以羣爲湖南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於鎛矣小人去君子以爲自安之謀不知適所以自危也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好呼到翻上與

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者沮在呂翻乃薦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狄兼謇才行孟翻癸亥擢兼謇左拾遺內供奉以資序尚淺未除正官令於左拾遺班內供奉猶監察御史裏行也兼謇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辟事見武后紀儒衡泣訴於上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平一在武后時畏禍君嵩山修浮屠法累詔不起上由是薄楚之爲人

十五年春正月沂海密觀察使曹華請徙理兗州自沂州徙治兗州許之義成節度使劉悟入朝初左軍

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爲太子（惲於粉翻）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劍劍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它劍太子之舅也（劍音昭）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年四十三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考異曰實錄但云上崩於大明宮之中和殿舊紀曰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弒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曰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慶等弒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曰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裴廷裕東觀奏記云宣宗追恨光陵商臣之酷郭太后亦以此暴崩然茲事曖昧終不能測其虛實故但云暴崩）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

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按新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六軍今神策軍賜錢既厚而復有六軍則明唐中世以後以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威遠別是一軍也）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午穆宗即位于太極殿東序是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等及兵部郎中薛放駕部員外郎丁公著對于思政殿以嗣君即位于太極殿東序之中和殿思政殿疑皆在西內實錄言憲宗崩于大明宮之中和殿則在東內）放戎之弟（薛戎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六年）公著蘇州人皆太子侍讀也上未聽政放公著常侍禁中參

預機密上欲以爲相二人固辭　丁未輟西宮朝臨
西宮即西內大行在殯臣子朝夕臨臨哭也朝如字音陟遙翻臨力鴆翻集羣臣於月華門外
唐東西內皆有月華門西內則太極門內之東廂有日華門西廊有日華門內則宣政殿東廊有月華門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上議命相令狐楚薦御史中丞蕭俛辛亥以俛及段文昌皆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俛與皇甫鎛皆同年進士上欲誅鎛以其附吐突承璀欲立澧王也俛及宦官救之故得免壬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以其薦柳泌且保護之也癸丑以薛放爲工部侍郎丁公著爲給事中　乙卯

徐昌

尊郭貴妃爲皇太后　丁卯上與羣臣皆釋服從吉
用漢文帝遺制也　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倡音昌　丁亥上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爲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趨七喻翻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吳分湘南縣置衡山縣唐初屬潭州神龍三年度屬衡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三十里　壬辰廢邕管命容管經略使陽旻兼領之　安南都護桂仲武至安南楊清拒境不納清用刑慘虐

其黨離心仲武遣人說其酋豪說式芮翻數月間降者相繼得兵七千餘人朝廷以仲武爲逗遛甲午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爲安南都護乙未以太僕卿杜式方爲桂管觀察使丙申貶仲武爲安州刺史　丹王逾薨逾遇代宗子　吐蕃寇靈武　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許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

上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辛酉以公權爲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使之侍書而已不使任代言之職　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公權　公綽之弟也

辛未安南將士開城納桂仲武執楊清斬之裴行立至海門而卒海門鎮在白州博白縣東南卒子恤翻　復以仲武爲安南都護　吐蕃寇鹽州　初膳部員外郎元稹貶江陵士曹憲宗元和五年元稹貶江陵士曹事見二百三十八卷　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獻稹歌詩百餘篇上問稹安在對曰今爲散郎郎中謂之正郎員外郎謂之散郎郎中悉亶翻　夏五月庚戌以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唐制中書舍人六人一人知制誥開元初以它官掌詔敕未命謂之兼知制誥朝論鄙之朝直遥翻　會同僚食瓜於閣下中書省曰鳳閣又有紫微閣　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

遂集於此以蠅喻穢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庚申葬神聖章武孝皇帝于景陵景陵在同州奉先縣西北二十里金熾山廟號憲宗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商之中宗高宗是也西漢以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宣帝爲中宗猶彷彿古意東漢自明帝至桓帝廟號皆稱宗非古也唐十七宗今人所稱者三宗而已六月以湖南觀察使崔羣爲吏部侍郎召對別殿上曰朕升儲副知卿爲羽翼事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七年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崔羣之對詞氣和而正處送往事居之間當以爲法太后居興慶宮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上壽帥讀曰率宮上時掌翻上性侈所以奉養太后尤爲華靡淮西既平憲宗之政衰矣況穆宗欲有以加之邪秋七月乙巳以鄆曹濮節度爲

天平軍鄆音運濮博木翻鄆州古須句國秦爲薛郡漢爲東平國隋置鄆州京師東北一千六百九十七里曹州漢濟陰國後魏置西充州後周改曹州取古國名也京師東北一千四百五十三里濮州漢東郡鄄城縣地後魏置濮陽郡隋爲濮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七十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坐爲山陵使部吏盜官物又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爲羨餘獻之羨式面翻怨訴盈路丁卯罷爲宣歙池觀察使以宣宗之用令狐綯言之則罷楚爲非矣觀史必有能辨其是非者宣州秦郡郡地漢爲丹陽郡順帝改爲宣城郡隋爲宣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五十一里歙州吳新都郡晉改新安郡隋爲歙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六十七里池州漢石城縣地梁昭明太子以其水出魚美改名貴池唐置池州東至宣州三百五十里歙書涉翻八月癸巳發神策兵二千浚魚藻池魚藻池在

魚藻宮程大昌曰禁池中有山山中建魚藻宮王建宮詞云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幸處不曾過而今池底休鋪錦菱葉雞頭漸漸多先皇謂德宗也自東內苑夕化門入禁苑魚藻宮在其西戊戌

以御史中丞崔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己亥冊

貶令狐楚衡州刺史上甫過公除遵漢制三十七日釋服謂之公除按此時以二十七月也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日公除下所謂易月也九月九日謂之重陽九陽數也故文武百寮選勝地追賞爲樂拾遺李玨帥其同僚上疏曰貞元五年詔以二月一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爲三令節任伏以元朔未改玨古岳翻元朔未改謂未踰年也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即位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謂公除易服爲天下也而三年之慕內切於心不可變也遵同軌

之會始離京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離力智翻告遠夷之使未復命唐制國有大喪遣使宣詔於四夷謂之告哀使遏密弛禁蓋爲齊人書舜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安國注遏絕也密靜也齊人猶言齊民爲于僞翻合樂後庭事將未可上不聽戊午加邠寧節度使李光顏武寧節度使李愬並同平章事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祕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憲宗元和十三年王承宗以二子爲質於朝事見上卷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州帥所類翻下同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涼國夫人蓋王武俊之妻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考異曰舊傳作年十八按承元大和七年卒年三十三則於今年二十矣今從實錄將士拜之承元

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詩照翻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以尊忠烈之志王武俊封清河王謚忠烈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都將聽讀曰廳都將聽事都知兵馬使之聽也令左右不得謂己爲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并以承元表聞　党項復引吐蕃寇涇州復扶又翻連營五十里　辛巳遣起居舍人柏耆詣鎮州宣慰是年改回鶻爲回紇避上名也

壬午羣臣入閤退歐陽脩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

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也乃自正衙便殿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而入見故謂之入閤程大昌曰宣政之左有東上閤宣政之右有西上閤二閤在殿左右而入閤者由之而入也西內太極宮兩儀殿左右有東西閤門兩廊下有日華月華門其曰閤者即內殿也非真有閤也又曰西內太極殿北有兩儀殿即常日視朝之所太極殿兩無有東西二上閤則是兩閤皆有門可入已又可轉北而入兩儀按程大昌言西內二閤門後說較爲明白而宣政殿入閤則東內也　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鄭音偃樂音洛畋遊無度今胡寇壓境謂吐蕃入寇也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乘繩證翻又晨夕與倡優狎暱倡音昌暱尼質翻　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藏徂浪翻頗

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復扶又翻斂力贍翻時久無閻中論事者入閤諫官論事太宗之制也上始甚訝之訝疑也驚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勞力到翻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考異曰舊崔鄖傳曰上即位荒於禽酒坐朝常晚鄖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上甚嘉之畋游稍簡杜牧鄖行狀曰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游聲色爲事公晨朝正毀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巳東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氣直天子爲之動容斂袖慰而謝之按是時未失山東杜牧直取穆宗時事文飾以爲鄖諫辭耳新傳承而用之皆誤也今從實錄舊傳鄭珣瑜來子也鄭珣瑜貞聞爲相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樂音洛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沈持林翻樂記優雜子女鄭注曰獶或爲優孔穎達曰獶雜謂獼猴也言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人無別也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考異曰實錄明年二月景子觀神策雜伎因云上嘗召公著問云云舊紀遂云其日上歎甚顧公著云云此誤也今因覃等諫荒事言之癸未涇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爲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左右神策軍分屯近畿凡八鎮長武興平好時普閏

邠陽良原定平奉天也
宋白所記與此稍異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郯王
府長史邵同爲大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荅吐蕃請
和好使郯王經順宗子也將郎亮翻緡彌巾翻郯音談長知兩翻少始照翻好呼到翻使踈吏翻
初祕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爲弔祭使按新書吐蕃傳帝即位遣田洎
往告哀則以洎爲吐蕃告哀使非弔祭使吐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下洎恐
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還音旋唯于癸翻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既而吐蕃爲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爲辭曰田洎許我
將兵赴盟於是貶洎柳州司戶党底朗翻洎其冀翻柳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林翻丑
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引正爲成
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劉悟爲昭義節

度李愬爲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自魏博成德劉悟自義成徙昭義李愬初自武
寧改魏博又以左金吾將軍田布爲河陽節度使
渭州刺史郝玼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元和四年以原
州之平涼縣置行渭州數所角翻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考異曰舊傳
光顏救涇州事在十四年今從實錄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慍曰人
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鬬者彼何人邪謂上即位之賞也慍於問翻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可
止光顏親爲開陳大義以諭之爲于僞翻言與涕俱然後
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丙戌罷神策
行營罷翠守謙之軍也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臨州奏吐

番營於烏白池（鹽州五原縣有烏白池唐時鹽州元管四池烏池白池乹窐池細項池青白鹽池在鹽州北）尋亦皆退 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號戶刀翻）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事見上卷元和十二年十四年）諸將勿使

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勝音升）十丁未承元赴滑州 考異曰舊承元傳曰承元與柏耆召諸將於館驛諭之斬李寂等三軍中始定舊鄭覃傳曰王承元移授鄭滑鎮之三軍留承元不能赴鎮承元乞重臣宣諭乃以覃為宣諭使初鎮卒辭語不遜覃至宣詔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按實錄辛亥田弘正奏今月九日王承元領兵二千人赴滑州計覃於時猶未能到鎮州作傳者推以為覃功耳今從承元傳 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 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率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兩省以中書門下言也兩省官自左右常侍以下至遺補起居郎舍人皆供奉官也延英門延英殿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從才用翻下同）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門下

謂延英門下至暮乃退已未明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自複道至興慶宮因而出城不欲出皇城使百官知之而扈從也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晡時還宮帥讀曰率

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癸未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衆拔營柵三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謂貶潮州也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傍蒲浪翻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比毗至翻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

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言不能爲大事也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旻事見上十四年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處昌呂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

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謂即位踰年改元大赦天下）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爲選擇有威信者爲經略使（降戶江翻仍爲于僞翻）苟處置得宜（處昌呂翻）自然求無侵叛之事上不能用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上諱恒憲宗第三子

長慶元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河北諸道各令均定兩稅（以河北諸鎮各奉圖請吏輸賦稅故令均定之）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俛介潔疾惡爲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俛音免少詩沼翻）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爲相段文昌復左右之（復扶又翻左音佐右音佑）詔徵

播詣京師俛屢於延英力爭言播纖邪物論沸騰不可以污台司（污烏故翻涴也）上不聽俛遂辭位已未播至京師壬戌俛罷爲右僕射俛固辭僕射二月癸酉改吏部尚書　盧龍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事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五年）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爲祟（數所角翻祟雖遂翻）常於府舍飯僧數百（飯扶晚翻）使晝夜爲佛事每視事退則慟其中或慟他室則驚悸不敢寢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已卯奏乞弃官爲僧（考異曰舊溫造傳曰長慶元年奉使河朔旬日遷殿中侍御史既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乃拜起居舍人充太原幽州鎮州宣諭使造初至莧陽劉總具槖鞬郊迎乃宣聖旨示以禍福總俯伏

流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按實
録長慶元年正月已巳以造爲太原鎮州等道宣慰
使三月已卯劉總奏乞爲僧計造奉使尚未還三月
癸亥總已卒八月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温造爲起居
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造前以京兆司
録宣慰兩河衆推其材故有是命舊傳誤也仍乞
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上面諭西川節度使王播
令歸鎮播累表乞留京師會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段
文昌請退壬申以文昌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
翰林學士杜元穎爲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播爲刑
部尚書充鹽鐵轉運使元穎淹之六世孫也杜淹太宗朝爲相
回鶻保義可汗薨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
充天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爲盧龍節度

使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灆莫觀察使玫莫
杯翻丁巳詔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
擢百姓給復一年復方目翻軍士賜錢一百萬緡戊午
立皇弟憬爲鄜王恅爲瓊王惲爲沔王懌爲婺王惲
爲茂王怡爲光王協爲淄王憺爲衢王惋爲澶王憬
永翻惲渠營翻惲把淫翻憺徒覽翻又徒濫翻惋烏貫翻澶時連翻皇子湛爲景王涵
爲江王湊爲漳王溶爲安王瀍爲潁王 劉總奏懇
乞爲僧且以其私第爲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
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并賜之
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爲僧將士欲遮留之總

殺其唱帥者十餘人 遽留者遮道而留行唱帥者作唱以帥衆帥讀曰率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玭玭遂去張玭與總同謀殺其父兄者也及明軍中始知之玭奏總不知所在 考異曰新傳總以節付張玭之兄爲涪州刺史總之妻父也按實録幽州留後張玭奏總以節付皐則不知所在然則不以節付皐也癸亥卒于定州之境 德宗貞元元年劉怦得幽州三世三十六年而滅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 譏切事見二百三十七卷憲宗元和三年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 屬之欲翻

下屬書同牓者書取中進士謂之及第 進士姓名而揭示之

鄭朗覃之弟也裴譔慶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 覆審也冊引試取中進士取進士皆子弟無藝 言皆公卿子弟無藝能也以關節得之 唐人謂相屬請爲關節此語至今猶然 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 覆審也冊引試取中進士以審其實才曰覆試 考異曰鄭覃傳曰朗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此蓋言其始者登科耳 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 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劍州京師南一千六百六十二里開江漢豐縣西魏改曰永宕縣隋改曰盛山唐代宗廣德元年改曰開江帶開州 或

勸徵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徵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
喪息浪翻
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
人多之紳敬玄之曾孫李敬玄高宗朝爲相
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更工衡翻
戊冊回鶻嗣君爲登囉羽録没密施句主毗伽崇德
可汗按通鑑例回鶻新可汗未嘗書嗣君唐會要曰冊回鶻可汗爲君登里囉羽録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羅魯何翻
五月丙申朔回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
餘人來逆公主壬子鹽鐵使王播奏約權茶額每
百錢加稅五十右拾遺李珏等上疏以爲權茶近起
貞元多事之際見二百三十四卷德宗貞元九年今天下無虞所宜

寬橫斂之目橫戶孟翻斂力瞻翻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
丙辰建王恪薨恪上弟也
癸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
辛未寇青塞堡新書吐蕃傳作清塞堡
之戊寅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
以迎公主初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
一道請除張弘靖爲節度使平薊嬌檀爲一道請除權知
平盧節度使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權知
京兆尹盧士玫爲觀察使釋名曰幽州在北幽昧之地故曰幽西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營州以營室分爲名幽涿接境營州治柳城道里絶遠劉總奏以爲一道必有說平州西至薊

州二百里薊州西北至檀州二百十七里檀州西至
嬀州二百五十里瀛州北至莫州二百一十里瀛州東至莫
回翻引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十一年總與之鄰境幽并二州鎮接壤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
久燕於賢翻故舉引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薛嵩從史思明
爲將代宗初來降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致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佽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佽口浪翻無所卑屈曰佽
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征馬戰馬
也然後削髮委去委弃也克融滔之孫也朱滔畔換於德宗之時是
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

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引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
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引靖朱克融等久羈旅京師至
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匄音大翻
景翻察也及除引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
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
先悉薦翻及引靖至雍容驕貴有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訝
之訝者見之而驚疑也燕於賢翻下同引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
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
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
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

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引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
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復扶又翻緡之以法數以
反覆詬責吏卒數所角翻詬許候翻又古候翻謂軍士曰今天下太
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
怨怒撫柔荒獷宣流德化適其俗修其政者易爲功
駭之以其所未嘗見懼之以其所未嘗聞鮮不速禍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一 五月二十九日校改八字增十七字刪一字再校改五字刪三字

成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 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八 起重光赤奮若七月盡玄黓攝提格凡一年有奇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中

長慶元年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
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習受杖不
服韋雍欲以柳公綽治京兆之體治幽燕然公綽行之則可肅清藩鎮韋雍行之則召禍興戎所居之

地不同也
貫讀曰慣雍以白引靖引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治直之翻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引靖貨財婦女因引靖於薊門館薊門館幽州驛館也殺幕僚韋雍張宗元考異曰舊傳作張宗厚今從實錄崔仲卿鄭墳墳許元翻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引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引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泚奉以爲留後帥所類翻將即亮翻泚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卧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爲之衆從之或問當亂軍相率詣館謝引靖之時引靖若能以任迪簡行於中山若行之可以弭亂乎曰否迪簡能與其下同甘苦引靖驕貴簡黙引靖婦女爲兵所掠僚佐爲兵所殺使燕人果能改心以事引靖亦徒建節帥空名於悍將兇卒之上耳悍兇憨陵無所不至祗重辱而已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考異曰實錄徹到職纔數日軍人不之殺與引靖同館數日軍人恐徹與引靖爲謀將移之它所徹自疑就戮因抗聲大罵復遇害舊傳曰續有張徹者自遠使迴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引置館中徹不知其心遂索引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爲亂兵所殺韓愈徹墓誌曰徹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二年今牛宰相爲中丞奏君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臣始至孤怯須彊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至數日軍亂悉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因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士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帥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以衆出忠義必爲其帥與其徒皆駭曰張御史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

州二百里薊州西北至檀州二百十七里檀州西至媽州二百五十里瀛州北至莫州二百一十里瀛州西北至莫州二百一十里玫莫州回翻引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引靖鎮河東見二百十一年）總與之鄰境（幽并二鎮接壤）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燕於賢翻）故擧引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薛嵩從為將代宗初來降）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擧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伉口浪翻無所畏也伉戶伉翻）乞加奬拔使燕人有慕義朝廷禄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征馬戰馬也）然後削髮委去（委弃也）克融滔之孫也（朱滔畔換於德宗之時）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志（元穎宗之相）

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引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引靖朱克融等久羈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匄古大翻乞也省悉景翻察也）及除引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先悉薦翻及引靖至雍容驕貴有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訝之（訝者見之而驚疑也燕於賢翻下同）引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

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引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
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復扶又翻緡之以法數以
及厲詬責吏卒數所角翻話許侯翻又古候翻謂軍士曰今天下太
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
怨怒撫柔荒獷宣流德化適其俗修其政者易爲功
駭之以其所未嘗見懼之以其所未嘗聞鮮不速禍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　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八　起重光赤奮若七月盡歹黙攝提格凡一年有奇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中

長慶元年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
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
服韋雍欲以柳公綽治京兆之體治幽燕然公綽行
之則可肅清藩鎮韋雍行之則召禍興戎所居之

地不同也
貫讀曰慣雍以白引靖引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治直之翻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引靖貨財婦女囚引靖於薊門館薊門館幽州驛館也發幕僚韋雍張宗元考異曰舊傳作張宗厚今從實錄崔仲卿鄭塤塤許元翻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引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引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泚奉以爲留後帥所類翻將即亮翻泚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卧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爲之衆從之或問當亂軍相率詣館謝引靖之時引靖若能以任迪簡行於中山皆行之可以弭亂乎曰否迪簡能與其下同甘苦引靖驕貴簡默引靖婦女爲兵所掠僚佐爲兵所殺使燕人果能改心以事引靖亦徒建節帥空名於悍將兇卒之上耳悍兇憨陵無所不至祇重辱而已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考異曰實録徹到職纔數日軍人不之殺與引靖同館數日後數日軍人恐徹與引靖爲謀將移之它所徹自疑就戮因抗聲大罵復遇害舊傳曰續有張徹者自遠使廻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引置館中徹不知其心遂索引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爲亂兵所殺韓愈徹墓誌曰徹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二年今牛宰相爲中丞奏君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臣始至孤怯須彊佐史其府盡殺之至數日軍亂恣其府從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而因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無庸殺置事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帥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以衆出忠義必爲其帥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君君出門與其徒皆駭曰張御史

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鴞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賈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據舊傳徹以弘靖囚時被殺實錄云後數日墓誌云居月餘三書各不同按此月丁巳引靖巳貶官月餘日墓誌云居月餘三書各不同按此月丁巳貶官月餘日則離幽州今從實錄參以墓誌

余謂韓愈墓誌能紀張徹所以罵賊之言實錄及舊傳能原張徹所以罵賊之心若其月日則考異已有所去取矣

壬子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赦天下

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弘靖爲賓客分司

貶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也

已未再貶吉州刺史

考異曰舊傳貶撫州刺史按明年乃改撫州今從實錄

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爲盧龍節度使

悟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爲昭義節度使

辛酉太和公主發長安

初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

憲宗之世田弘正兩出兵攻鎮冀

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

舊制諸鎮兵出境度支給其衣糧

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倰性剛褊無遠慮

倰力曾翻

以爲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

考異曰舊弘正傳七月歸卒於魏州遣魏卒還鎮不數日而鎮州亂今從之

倰汚之孫也

崔汚開元初名臣

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爲侈靡

弘正子姪皆仕於朝分居東西兩都

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薨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

屬之玉欲翻

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

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庭湊曾祖五哥武俊養以爲子故冒姓王氏阿布思者天寶中以反誅種落勇勁）性果悍陰狡（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潛謀作亂每抉其細故以激怒之（抉一決翻挑也）尚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夜庭湊結牙兵譟於府署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從才用翻下冊從同）廷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倰於崔植爲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鎮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爲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

鎮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爲涇原節度使（楊元卿以言驗受賞然無救於鎮州之亂者古之明君不徒賞言者而已其言可行必先從而行之）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莫州北接幽薊故先陷）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岌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盛富樂者（樂音洛）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劒玉帶遺之（遺唯季翻）曰昔吾

先人以此劒立大勳謂平朱泚也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前翳庭湊元翼以劒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恕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屏必郢翻又卑正翻從才用翻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壖室被皮義翻號戶刀翻壖而沿也按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居壖室諭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維記云大夫居倚廬士居壖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壖室田布父爲鎮人所殺寢苦枕戈之時也今居壖室蓋用士禮也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

須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以田布所爲宜可以得魏已搖而布之威略不振也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深州南至冀州八十五里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温造爲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高祖起兵温大雅掌書檄

己丑以裴虔爲幽鎮兩道招撫使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　九月乙巳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濛濛音
楚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　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涞水遂城蒲城涞水涿郡遒縣地隋開皇元年以范陽爲道更置范陽縣於此地六年改范陽曰固安八年廢十年又置永陽縣十八年又改爲涞水涞水周官職方其浸涞易蓋因涞水以名縣也涞音來遂城漢北新城縣地屬中山國後魏置南營州於其地置五郡十都後省併爲昌黎一郡領永樂新昌二縣隋廢郡因舊有武遂縣置遂城縣唐屬易州宋以遂城縣置威虜軍金以縣置遂州以蒲城縣屬蠡保州

自定兩稅法以來六卷德宗建中元年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

尚書楊於陵以爲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貿音茂流散謂錢流布於天下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新志云天寶末天下鑪九十九絳州三十揚潤宣鄂蔚皆十益郴皆五洋州三定州蓋天寶末又加多於開元矣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商賈之室賈音古及流入四夷又大厪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焉於虔翻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積子賜翻及出塞者錢出邊關則流入於夷狄則錢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纊獨鹽酒

課用錢　冬十月丙寅以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王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使職如故播爲相專以承迎爲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爲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爲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爲杜叔良喪師張本以牛元翼爲成德節度使　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吐蕃國有大相副相史因亦以宰相書之　乙亥以沂州刺史王智興爲武寧節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吏爲之　先悉薦翻　上聞智興有勇略欲用之於河北故以是寵之　爲王智興帥崔羣張本　其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　承天軍當在遼州界故關即壕子關也宋朝廢遼州以平城和順二縣爲鎮以并州之樂平平定二縣爲平定軍二鎮屬焉以承天軍爲寨屬平定縣平定唐之廣陽縣也按沈存中筆談鎮州通河東有兩路飛狐路在大茂山之西大茂山恒山之岑也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郤自石門子令水鋪入餅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自石晉割地與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爲界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關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峽宋白曰承天軍太原東鄙土門路所衝也　朱克融遣兵寇薊州　薊州媯州西南至蔚州二百四十里蔚紆勿翻　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薊州　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敗補過翻殺千餘人　庚辰橫海軍節

晉均

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　辛巳魏博節度
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
其二柵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
爲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　元稹交結大閹喪其素守憲宗之過也稹止忍翻　稹無愧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
有功大用　復扶又翻　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引
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　沮在呂翻壞音怪比毗至翻　以爲逆豎搆亂震驚山東　逆豎指王庭湊等　姦臣作朋撓敗國政　姦臣指元稹等撓奴教翻敗補邁翻屈也　陛下欲掃蕩
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

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
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
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　斷丁亂翻　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
有心者無不憤忽　憤懣也忽怒也　有口者無不容嗟直以奬
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
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
詔多有參差　參楚簪翻差楚宜翻參差不齊也　蒙陛下委付之意不
輕遭姦臣抑撓之事不少臣素與佼倖亦無讎嫌正
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　傳株戀翻乘傳乘驛馬也　姦臣最
所畏憚恐臣發其過　憚徒旦翻　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

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羈馬絡頭也牽牛綯也諭以馬牛動爲人所制意見悉遭蔽塞塞悉則翻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盡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時掌翻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矣未以弓箭庫使稹爲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爲相稹及于方事張本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爲之請爲于僞翻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無過温衣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禄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時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深州南橫海當鎮州之南陘幽州之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以杜叔良爲橫海節度使徙重胤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敗補邏翻大石山在魯州東南魯州六胡州之一也在靈夏西河曲之地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將馬廷鉴作亂伏

誅釜魚音翻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釜爲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之斬廷釜其黨死者數千人

考異曰河南記曰韓國公之節制青州也長慶元年詔徵數道兵馬且問罪於常山平盧發二千餘人駐于無棣臨當回戈青州所駐兵部內隊長有馬士端者殺其首領遂驅所部士卒兼招召迫脅比到博昌已萬餘人便謀入青州有日矣韓公聞之便議除討大將等進計曰彼賊者兇頑一卒無經遠之謀可令紿以尚書已赴闕庭三軍將吏皆延頸以待留後賊必信之懈然無備可伏甲而勇之韓公大然其策於是賊心不復疑貳翌日引兵而來遂於城北三十餘里三面伏兵賊衆果陷於我圍信旗一麾步騎雲合賊衆驚擾不知所爲悉皆降伏遂令投戈釋甲驅入青州矯令還家待以不死遂條其數目明立簿書三千二千各屯一處霜刀齊發蟻衆湯消二萬餘人同命一日賊帥馬士端潰圍奔走尋於鄒平渡口追獲磔於城北於是具列其狀以上聞旋除左僕射

據實録作馬廷釜舊傳作馬狼兒河南記作馬士端今名從實録事從舊傳明年二月平加僕射舊傳云封魏國公河南記作韓公恐誤

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

博野漢涿郡蠡吾縣之地後漢分置博陵縣後魏改爲博野唐屬深州宋爲永寧軍治所宋白曰雍熙四年於博野縣置寧邊軍

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

喪息浪翻

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

望都漢縣屬中山郡張晏曰都慶都所居堯山在縣北登堯山望見都山故以望都爲名

北齊併望都入北平唐武德四年復置望都縣屬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北六十里北平亦漢古縣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北九十里宋白曰定州北平縣漢曲逆縣地後漢改蒲陰後魏孝昌中於今縣東北二十里置北平郡於北平城唐爲北平縣屬中山國敗補遹翻斬獲萬餘人按漢志北平縣屬中山國敗補遹翻斬獲萬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藏徂浪翻支持也當也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爲平盧節度使平盧當作盧龍戊子義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三

柵斬獲千餘人柵側華翻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弓高縣宋朝爲永靜軍地先悉薦翻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詬許候翻又古候翻賊諜知之諜達協翻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遂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史言唐宦者陵轢守禦捍敵之臣使之失守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爲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無此數恐是十七萬計之誤耳四面攻圍已踰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粮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深州西南皆通於王庭湊惟恃弓高以通橫海之餫弓高既陷粮道遂梗

九域志弓高東至滄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深州二百里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遽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劒者不聞得罪劒女瞻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改張猶更張也董仲舒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改紽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解深邢重圍深州當作深州重直龍翻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壓鎮州之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降戶江翻如此則來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謂賊之麾下將

有誅迎而效順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唯虛費衣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撓奴巧翻敗補邁翻陳讀曰陣今既抵留東西二帥謂令裴度居西李光顏居東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令報王庭湊殺弘正之讎今領全師出界供給麥支言仰供給於麥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屢經優賞自田弘正舉魏博一軍歸朝其後代恒平蔡平鄆朝廷犒賞優厚兵驕將富莫肯爲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近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

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兩道謂河東橫海）既易支持（易以豉翻）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關盡許則人心無憀（指言將有建中之禍而微其辭憀落蕭翻無憀賴也）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省悉景翻）已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爲成德軍所掠時諸軍屯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此時供軍院置於行營者謂之比供軍院度支自南供軍院運以給之乘繩證翻）在塗

爲諸軍邀奪其懇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引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爲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鬬志又屬大雪（屬之欲翻）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魏博貝衛澶相六州也）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言仰給於朝廷也）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已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養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

鼓扇之以衆情諭火火本有熾烈之性鼓鞴以吹之搖扇以扇之則愈熾烈矣間古覓翻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復召諸將議出兵復扶又翻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謂行田承嗣李寶臣之事也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即就也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忠臣義士皆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咷乃號戶刀翻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孝子之喪其親也設几筵朝夕具盥洗上飲食事之如生俗謂之靈筵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刺七亦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遣河北故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已酉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爲橫海節度使日簡本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爲歸州刺史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裴度以河東軍臨其西李光顏以橫海諸軍營其東陳楚以易定軍逼其北是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陳舊也經年之米爲陳米勺職略翻又時灼翻周禮梓人爲飲器勺一升梜人

升之勺乃飲器也非以量米凡量十勺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以量言之則一人日給一勺之陳米有餓死而已作史者蓋極言其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爲宣慰使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罷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或以逃或以死除其籍俛音免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故翻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少詩沼翻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軍者亦置中使監陳古銜翻陳讀曰陣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度徒洛翻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取間道而行由則驛路也馬爲所掠故也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胄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潁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

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授之由是冊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史極言唐冊失河朔之由若以三叛得節之時言之須有先後復扶又翻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玟去年七月朱克融囚張弘靖八月囚盧士玟丙寅以牛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爲沂州刺史樂壽鎮即置於深州樂壽縣樂音洛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寰爲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寰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賢之誘音酉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爲李全略辛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植

罷爲刑部尚書以工部侍郎元稹同平章事考異曰實錄以御史中丞牛僧孺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李德裕爲御史中丞舊李德裕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爲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恒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自學士出爲御史中丞按德裕元和中揚歷清要非爲不調此際元稹入相逢吉在淮南豈能排擯德裕蓋出於德裕黨人之語耳今不取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爲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縣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

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爲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垂拱二年分烏傷縣置東陽縣取舊郡名以名縣也屬婺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五十五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即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廷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爲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異曰考舊紀傳皆云度守司徒爲東都留守實録此云司徒後領淮南及拜相皆云司空新書度自檢校司空爲淮南乃爲司徒蓋實録此月誤紀傳遂因之新傳後云司徒亦誤今據實録除淮南及拜相制書自此至罷相止是守司空舊裴度傳又曰元稹爲相請上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按此月甲子雪廷湊辛巳稹爲相蓋稹未爲相時勸上也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散蘇旦翻）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爲河東節度使初聽爲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爲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帥所類翻）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憲宗之崩也劉承偕預有援立穆宗之功故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轢郎狄翻）數衆辱之數所角翻衆辱者於衆中慢辱之也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汶音問）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爲如是欲効李司空邪此軍

中安知無如公者 李師道爲司空賈直言舊僚屬也故猶稱其官言李師道悖逆刻悟倒戈取師道而得節鉞今悟効師道所爲而取節鉞者 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 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亂法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必爲其困辱矣軍衆因亂悟不止之遂擒承偕殺其二豎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新刻悟傳曰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賢責悟悟即擒兵退匿承偕囚之新直言傳張問作張汶杜牧上李司徒書亦云其軍大亂殺磁州刺史張汶又云汶既因依承偕謀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蓋軍士圍承偕必出於悟志及奏朝廷則云軍衆所爲耳今承偕名從實録汶名從杜書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

三月壬辰詔神策六軍使及南牙常參武官 南牙常參武官十六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也 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奬擢 由者得官之由歷者所歷職任量音良 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 賈音古 多之即升朝籍 朝直遥翻唐末藩鎮列將帶朝銜者著之朝籍 秦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腕烏貫翻 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將軍中精兵三千討幽鎮節度使崔群忌之奏請即用智興爲節度使不則召詣闕除以它官 不讀曰否 事未報智興亦自疑會有詔赦王庭湊諸道皆罷兵智興引

兵先期入境群懼遣使迎勞先悉薦翻勞力到翻且使軍士釋甲而入智興不從乙巳引兵直進徐人開門待之智興殺不同己者十餘人乃入府牙見羣及監軍見賢遍翻拜伏曰軍衆之情不可如何爲羣及判官從吏具人馬及治裝爲于僞翻從才用翻下同治直之翻皆素所辦也遣兵衛從羣至埇橋而返埇余隴翻追智興以它官事未行詔班師智興帥衆斬關而入舊智興傳亦同舊群傳則曰群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興兼武寧節度使戈城內皆是父兄開延入今兼取之開遂掠鹽鐵院錢帛埇橋有鹽鐵院謂諸道進奉船及諸道進奉在汴中者并商旅之物皆三分取二史言唐下陵上慢無復紀綱

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既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言止之勿使遽入鎮者君之仁不畏死而徑往致命者臣之義也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宗興元元年爲于僞翻朱滔王武俊贈太師擊走朱滔見二百三十二卷德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

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
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
提皆爲美官田弘正之徙成德也進兼中書令子孫爲美官見上卷憲宗元和十四年王
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見上卷元和十五年冠古玩翻
劉悟李祐今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
心動搖之使出恐其衆聞愈言而心動有如劉悟李祐者謂愈曰侍郎來
韓愈時爲兵部侍郎故稱之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
如牛元翼者不少少詩沼翻但朝廷顧大體不可弃之耳
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
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幾居豈翻深州大將

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
十餘人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先是
上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
上問度宜如何處置處昌呂翻下同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
縱不法臣盡知之悟在行營謂討王承宗時在行營時與臣書具
論其事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
奏之不知當奏不奏不讀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
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籍籍
如此顏師古曰籍猶紛紛也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況悟當
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單音辭人之言上曰前事勿論直言

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爲陛下效死（爲于僞翻）非獨悟也上俛首良久曰（俛音免）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爲養子今茲因緊太后尚未知之況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出（言既明底其罪則悟必釋承偕）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滄景皆大呼西走（呼火故翻西走欲歸許州）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已酉上表固辭橫海節鉞（考異曰舊光顏傳曰光顏以朝廷制置乖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即前功盡弃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表祈歸鎮朝廷果以討賊無功而赦庭湊今從實録）壬子以裴度爲淮南節度使餘如故（餘官如故也）加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魏鎮幽爲河北三鎮）招聚不逞（不逞者欲爲非而不得逞志者也）章表多不遜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請以兵從（從才用翻）朝議以爲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郤之不從詔發繒帛七萬匹以賜之甲寅至還（還音旋又如字）王智興遣輕兵二千襲濠州丙辰刺史侯弘度弃城奔壽州（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寰帥其衆三千出博野帥讀曰率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衆二千猶固守博野朝廷以新罷兵力不能討徐州己未以王智興爲武寧節度使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爲橫海節度使李光顏既還許州故全略復鎮橫海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爲神策都知兵馬使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糶它物曰糶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所由綰掌官物之吏也事必經由其手故謂之所由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

少爲刺史縣令殺最殺丁練翻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團保者團結保使之互相保識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其爲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連狀人謂連名告狀者也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少詩紹翻見賢遍翻下同糴鹽當蠲上句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賒音奢貸借也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令吏人坐鋪自糴列物而鬻之謂之鋪鋪普故翻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將鹽家至而戶糴必索百姓供

應索山客翻供應言各供其物以應官吏所須也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人君憂民有不得其生者故置守令以撫字之是其職也豈可惟以盬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復扶又翻理行猶言治行也行戶孟翻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戶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爲宰相處論道之地處昌呂翻書曰三公論道經邦雜以雜務雜才何翻記曲禮曰鹽曰鹹曰鹺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爲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竇參事見德宗紀皇甫鎛事見憲宗紀卒子恤翻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謂爲首告訴者杖殺連名者杖脊也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強其兩翻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考異曰實録因三月壬寅平叔遷户部侍郎事遂言鹽法及處厚駁議按韓愈時奉使鎮州猶未還又壬寅二月十一日愈論鹽法狀云奉今月九日敕不知其何月也今附於四月之末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户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刺史自以所守州爲當州陛下柰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邕州人不樂屬容管廢邕管入容管見上卷元和十五年樂音洛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狀授御史使奏之容管經略使嚴公素聞之遣吏按元宗擅以羅陽縣歸蠻酋黃少度羅陽當在西原蠻縣也蓋裴行立攻黃洞時得之而元宗擅以歸之也酋慈

由翻五月壬寅元宗將兵百人并州印奔黃洞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傳于方欲以奇策干進宗子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　考異曰實録作于友明舊元稹傳作王友明今從實録之初及新書閒說賊黨使出元翼閒古覓翻說式芮翻仍賂兵吏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通　文官告身賂吏部令史僞爲之武官告身賂兵部令史僞爲之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　元稹方圖進取而先與兵吏部令史爲僞曾是以爲相業乎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爲稹結客刺度　爲于僞翻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　考異曰舊裴度傳曰初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而惡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足能構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爲兵部尚書度既復知政事而靳引簡劉承偕之黨在禁中逢吉用

楊正青

族子仲言之謀因豎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內官皆爲之助五月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裴度按惡度者不過元稹與宦官彼欲害度其術甚多何必召逢吉又如所謀則稹當獲罪非所以害度也又逢吉若使李賞告之下御史按鞫賞急必連引逢吉非所以自謀也蓋賞自告耳非逢吉教令也丁巳詔左僕射韓皐等鞫之　戊午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　史言朱克融玩弄朝廷　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爲右僕射稹爲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党項寇靈州渭北掠官馬　先寇靈州遂及渭北也　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爲邪謀責之

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長春宮在同州元稹以出刺兼使分削之）吐蕃寇靈武　庚辰鹽州奏党項都督拔跋萬誠請降（党項朗翻拔跋當作托跋降卜江翻）壬午吐蕃寇鹽州

戊子復置邕管經略使（復扶又翻）初張引靖爲宣武節度使（引靖代韓引見上卷憲宗元和十四年）屢賞以悅軍士府庫虛竭李愿繼之性奢侈賞勞既薄於引靖時（勞力到翻又峻威刑軍士不悅愿以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惡烏路翻）牙將李臣則等作亂秋七月壬辰夜即帳中斬瑗頭因大呼（呼火故翻）府中響應愿與一子踰城奔鄭州（汴州西至鄭州一百五十里）亂兵殺其妻推都押牙李介

爲留後（介古拜翻）考異曰實錄戊戌汴州監軍使奏六月四日夜軍亂節度使李愿踰城以遁新紀亦云六月癸亥李介反逐李愿按李愿若以六月四日夜破逐不應至此月十日方奏到疑實錄十字誤爲六舊紀止用此奏到日今從愿傳七月四日乙巳詔三省官與宰相議汴州事（三省官遺補舍人巫郎以上）丙申宋王結薨（結順宗子）

戊戌宣武監軍奏軍亂庚子李介自奏已權知留後皆以爲宜如河北故事授李介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弃之則是江淮以南皆非國家有也杜元頴張平叔爭之曰柰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亳潁三州各上奏請別命帥（三州皆宣武巡屬帥所類翻）上大喜以逢吉議爲然遣中

使詣三州宣慰逢吉因請以將軍徵岑入朝以義成
節度使韓充鎮宣武充弘之弟素寬厚得衆心韓弘鎮宣
武二十餘年將士懷之其弟又以代岑脫岑旅拒則命徐許
以寬厚得衆故逢吉請以代岑脫岑旅拒則命徐許
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徐帥王智興許帥李光顏充必得
入矣上皆從之丙午貶李愿爲隨州刺史隨州古隨國漢爲隨
兼義成節度使徵李岑爲右金吾將軍岑不奉詔宋
州刺史高承簡斬其使者岑遣兵二千攻之陷盱陵
縣江左爲隨郡西魏置隨州京師東南一千三百八十八里
襄邑宋州西至汴州二百八十五里寧陵州西四十五里襄邑州西微北
敗已陷其南城承簡保北二城與賊十餘戰癸丑忠
武節度使李光顏將兵二萬五千討李岑屯尉氏尉氏
在汴州西南許州東北
兗海節度使曹華聞岑作亂不俟詔即
發兵討之岑遣兵三千人攻宋州適至城下丙辰華
逆擊破之丁巳李光顏敗宣武兵於尉氏敗補邁翻下同斬
獲二千餘人八月辛酉大理卿劉元鼎自吐蕃還元鼎
去年使吐蕃甲子韓充入汴境軍于千塔千塔當在汴州北
宣節度使王智興與高承簡共破宣武兵斬首千餘
級餘衆遁去壬申韓充敗宣武兵於郭橋九域志沐州祥符縣
有郭橋鎮斬首千餘級進軍萬勝九域志沐州中牟縣有萬勝鎮初岑
既爲留後以都知兵馬使李質爲腹心及岑除將軍

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尒疽發於首遣李臣則等將
兵拒李光顏於尉氏既而官軍四集兵屢敗尒疾甚
悉以軍事屬李質屬之欲翻卧於家丙子質與監軍姚文
壽擒尒殺之詐爲尒牒追臣則等至皆斬之執尒四
子送京師韓充未至質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
給酒食物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
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遺唯季翻帥所類翻即命罷
給而後迎充丁丑充入汴癸未以韓充專爲宣武節
度使以曹華爲義成節度使高承簡爲兗海沂密節
度使加李光顏兼侍中以李質爲右金吾將軍韓充

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爲惡者千餘人一朝
并父母妻子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内者斬於是軍政
大治除亂而去其根則亂無從生矣治直吏翻 九月戊子朔浙西觀察
使京兆竇易直易弋豉翻奏大將王國清作亂伏誅初易
直聞汴州亂而懼欲散金帛以賞軍士或曰賞之無
名恐益生疑乃止而外已有知之者故國清作亂易
直討擒之并殺其黨二百餘人考異曰舊易直傳曰時江淮旱水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漕國清指以爲賞激諷州兵謀亂先事有告者乃收國清下獄其黨數千人大呼入獄中篡取國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樓謂將吏曰能誅爲亂者每獲一人賞千萬衆喜倒戈擊亂黨擒國清等三百餘人皆斬之今從實録

德州刺史王稷承父鍔餘貲

家富厚橫海節度使李景略利其財李景略當作李全略丙申
密教軍士殺稷屠其家納其女爲妾以軍亂聞象有齒而焚其身賄也王鍔僅能免其身而禍鍾其子君子是以知守富之難朝廷之討李冗也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魏博史憲誠表請授冗旌節又於黎陽築馬頭爲渡河之勢附河岸築土植木夾之至水次以便兵馬入船謂之馬頭見文恪辭禮倨慢及聞冗死辭禮頓恭曰憲誠胡人譬如狗雖被捶擊終不離主耳捶比藥翻離力智翻

冬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清宮辛未上自複道幸華清宮遂畋于驪山即日還宮太后數日乃返

丙子集王綱薨綱古順宗子

庚辰上與宦者擊毬於禁中

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上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見賢遍翻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之交牀制本自胡來始名胡牀隋以諱改名交牀唐穆宗於紫宸殿御大繩牀見羣臣則又名繩牀矣余按交牀繩牀以木交午爲足足前後皆施橫木平其底使錯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後亦施橫木而平其上橫木列窾以穿繩條使之可坐足交午處復爲圓穿貫之以鐵斂之可挾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牀繩牀以板爲之人坐其上其廣前可容膝後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閣臂其下四足著地悉去左右衛官去羌呂翻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皖而兩省

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

考異曰劉軻牛羊日曆曰穆宗不愈宰臣議立敬宗為皇太子時牛僧孺獨懷異圖欲立諸子僧孺乃昌言於朝曰梁守謙王守澄將不利於上又使楊虞卿漢公輩宣言於外曰王守澄欲謀廢立又令其徒於街衢門墻上施牓每於穆宗行幸處路傍或苑內草閒削白而書之冀謀大亂其兇險如此此出於朋黨之言不足信也

上疾浸瘳是歲初行宣明曆憲宗即位上新曆曰觀象起元和二年用之然無節章之數至於發斂啓閉之候循用舊法測驗不合上立以累世纘緒必更曆紀乃詔日官改撰曆名曰宣明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晷漏交會則稍增損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九 起昭陽單閼盡著雍涒灘凡六年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下

長慶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賜統軍軍使等綿綵銀器各有差綿當作錦 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上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將軍公

武爲其父謀以財結中外爲其于僞翻及公武卒引繼薨稚孫紹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臧祖浪翻上憐之盡取引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主權謂中外官之有事權者多納引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句古矣翻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繆知人繆靡幼翻三月壬戌以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至文宗大和三年用裴度薦始徵李德裕爲李宗閔所排出帥滑以爲李逢吉排己引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考異曰舊德裕傳曰初李逢吉自襄陽入朝乃密賂纖人構成于方獄入月元稹裴度俱罷逢吉代裴度爲相既得權位銳意報怨時德裕與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浙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繇是交怨愈深蓋德裕以此疑怨逢吉未必皆出逢吉之意也夏四月甲午安南奏陸州獠攻掠州縣武德元年以寧越郡之安海玉山置玉山州貞觀元年州廢屬欽州高宗上元二年復置陸州東至廉州界三百里丙申賜宣徽院供奉官錢紫衣者百二十緡下至承旨各有差唐中世以後置宣徽院以宦者主之其大朝賀及聖節上壽則宣徽使宣答徐度郤埽編曰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瑣細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亞二府有南北院比比院資望尤優然其職猶多因唐之舊賜群臣新火及諸司使至崇班內侍供奉諸司工匠兵卒各籍及三班以下遷補假故鞫劾春秋及聖節大宴節度迎授恩命上元張燈四時祠祭契丹朝貢內庭學士赴上督其供帳內外進奉名物教坊伶人歲給衣帶郊御殿朝謁聖容賜酺國忌諸司使下別籍分產諸司工匠休假之類今

觀穆宗所賜則宣徽院官員數多矣　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諂善揣人意翼城縣屬絳州本漢絳縣地隋改翼城縣因縣古翼城爲名揣初委翻以醫遊四方爵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爲牙推牙推在節度推官之下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情白愬請去之去羌呂翻下同愬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時中官多加諸衛將軍謂之內將軍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愬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張知亮翻愬署爲巡官列於賓席注既用事恐牙將薦已者泄其本末密以他罪譖之於愬愬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爲立居宅贍給之爲于僞翻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去冬十一月上有疾事見上卷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闔通賂遺遺唯季翻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官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爲鄭注與李訓誅王守澄及甘露之禍張本　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鎮己酉以權爲嶺南節度使　五月壬申以尚書

左丞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唐襄州之鄧城縣漢南陽之鄧縣也治古樊城隋改爲安養縣天寶元年改爲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乃改爲鄧城縣九域志在州北二十里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考異曰柳氏叙訓曰公爲襄陽節度使有各馬人爭畫爲圖圍人備潔其蹄髦被蹴致斃命斬於鞠場賓吏請曰圍人備之不至良馬可惜公曰有良馬之貌含駑馬之性必殺之有齊繚者哭且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于武昌爲津吏所過不得出公覽狀召軍倏擒之破其十二柩皆實以稻米時歲儉鄰境尤甚人以爲神明之政按韓愈與公綽書曰殺所乘馬以祭蹋死之土乃在鄂岳時事叙訓舊傳皆誤也察齊裒者乃是閉糴非美事今不取

丙子以晉慈二州爲保義軍以觀察使李寰爲節度使

六月己丑

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四年何可犯也

秋七月癸亥嶺南奏黃洞蠻寇邕州破左江鎮邕州宣化縣有左江右江二鎮左江出七源州界至合江鎮與右江水合爲一水流入橫州號鬱水右江源出羈州界與雲南大槃水通左江道蜀太平永平寨右江道蜀橫山寨各管轄縣州丙寅邕州奏黃洞蠻破欽州千金鎮刺史楊嶼奔石南砦千金鎮當在欽州西南與徐與翻砦與同音豺夬翻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祐考異曰實録九月辛酉南詔王立佺進其國信末又云南詔請立豪勸利之弟豐祐云立佺者蓋誤也今從新傳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南詔父子連名其先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閣炎閣死而立其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

皮邏閣生閣邏鳳閣邏鳳生鳳迦異鳳迦異生異牟尋異牟尋生尋閣勸尋閣勸生勸龍晟勸利皆連各也爲南詔彊盛寇邊張本 八月癸巳邕管奏破黃洞蠻 丙申上自複道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雍録開元二十年築夾城通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羅城複道由通化門延喜門又可以達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按複道自大明宮至通化門便可入興慶宮若經春明延興延喜門則至芙蓉園矣 投綃二百匹施山僧施式鼓翻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癸卯以左僕射裴度爲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惡烏路翻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又新薦之子也張薦事德宗憲使吐蕃回鶻 九月丙辰加昭義節度使劉悟洞平章事 李逢吉

爲相內結樞密王守澄傾朝野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鄭注與守澄潛結上於東宮且言逢吉實立殿下上深德之又曰張又新李續皆逢吉藩僚時又新爲右補闕續爲度支員外郎劉昫承之爲逢吉傳亦言逢吉令仲言賂注求結於守澄仲言辯譎多端守澄見之甚悅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者其李訓傳則云訓自流所還丁母憂居洛中時逢吉爲留守思復爲相乃使訓因鄭注結王守澄中傳自然則逢吉結守澄時非穆宗時也二考異曰李讓夷敬宗實録曰相違逢吉結守澄要爲不誣然未必因鄭注李讓夷乃李德裕之黨惡逢吉欲重其罪使與李訓鄭注皆有連結之迹故云用訓謀因注以交守澄耳又張又新李續之爲逢吉藩僚乃在逢吉再鎮襄陽後於此時未也今不取 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擬狀謂進狀所擬除目也翰林學士院在內庭蓋李逢吉所進擬者穆宗訪其可否於李紳故得言之否音鄙 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

能遠也遠于願翻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程大昌曰德宗貞元七年詔每御延英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俄又令常參官必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則是待制之外又別有巡對也蓋正謂待制者諸司長官也各爲巡對者未爲長官而在常參之數亦得更迭引對者也其曰次對官者即巡對官許亞次待制爲待制矣今人作文凡言待制皆以次對各之則恐未審也然稱謂既熟雖唐人亦自不辯開成中勑今後遇入閤日次對官未要隨班出並於東階松木下立待宰臣奏事退令聲至香案前各奏本司公事左右史待次對官奏事訖同出案此所言嘗以諸司之長官待制者名爲次對官矣若究其制實誤以待制爲次對官也余攷唐中世以後宰相對延英既退則待制官巡對官皆得引對摠可謂之次對官所謂次對官者謂次宰相之後而得對也非次待制官而入對也唐人本不誤程泰之自誤耳據宋白所紀貞元七年十一月勑次對官者以當參官依次對爲稱

詳已見前註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他職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故事京尹新除皆詣臺參逢吉欲激二人使爭以愈兼御史大夫免臺參而紳愈果爭不遜謂不相遜也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己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元穎同平章事元穎以刻削致寇張本充西川節度使爲杜元穎忌朝廷有名之士及居近署封植已類以樹黨援進修之士懼爲傷壬辰復以愈爲吏部侍郎紳爲戶部侍郎辛卯安南奏黃洞蠻爲寇韓愈李紳入謝上各令自敘其事乃深寤曰紳性險果交結權倖自以望輕頗忌朝廷有名之士及居近署封植已類以樹黨援進修之士懼爲傷毒疾之常指鈞衡欲逞其私志時宰病之因以人情上論諫官歷獻疏方有江西之命行有日矣因延英

考異曰穆宗實錄

對辭又泣請留侍故有是拜人情憂駭此蓋修穆宗實錄者惡紳故毀之如是今從敬宗實錄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上始御含元殿朝會（上即位四年矣是歲元正方御東內正牙大朝會）初柳泌等既誅（見二百四十一卷元和十五年）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復扶又翻上餌其金石之藥有奐士張皐者上疏以為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澹徒覽翻疹丑刃翻）樂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孫思邈唐之名醫）樂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藏徂浪翻藏氣五藏之氣也）借使有疾用樂猶須重慎庶人尚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樂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復扶又翻下同）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艾（長知丈翻）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丁卯嶺南奏黃洞蠻寇欽州殺將吏（舊制欽州至京師五千二百五十一里）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事見武后紀）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少詩照翻）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亂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鈞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

田里帥讀曰率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年三十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子敬宗即位于太極東序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事見二百四十一卷元和十五年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屬之欲翻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露卹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李逢吉爲相時人之所惡也一事之善則時人善之非是非之公瞰度徒洛翻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錦綵金銀甚衆或今日賜綠明日賜緋史言上昵於近習賜予無

度初穆宗既留李紳事見上年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曇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樂音洛隱居華陽川華陽川在虢州華陽山南華户化翻及從父耆爲左拾遺從才用翻下從子同曇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誚才笑翻語牛倨翻曇深怨之乃詣逢吉恣毀紳短逢吉益怒使曇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間伺相吏翻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群居議論者輒指爲朋黨旨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宗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復扶又翻日夜謀議思

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楚州漢射陽縣地晉立山陽郡隋爲楚州至京師二千五百一里）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恐紳因次對言事而上復用之）其黨以爲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爲儲貳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深王察後改名悰憲宗之子穆宗之弟也）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爲端州司馬（端州隋置取界內端溪爲名煬帝初置信安郡武德又爲端州天寶改爲高安郡乾元復爲州舊志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五里）逢吉仍帥百官表賀（帥讀曰率）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復扶又翻下同）逢吉方與張又新語問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端州謂之端溪）衆駭愕辟易憚之（辟音闢易音亦）右拾遺內供奉吳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爲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士龐嚴爲信州刺史蔣防爲汀州刺史唐元元年割饒州之弋陽鄱州之玉山建撫二州各三鄉置信州至京師東南三千八百里開元二十六年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至京師六千一百七十三里嚴壽州人與防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封還敕書人爲之懼（爲于僞翻）曰于給事爲龐蔣直冤犯宰相怒誠所難也及奏

下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獎之張又新等猶忌紳
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爲殺之爲于僞翻朝臣莫敢言
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太宗選耆儒侍讀以
集賢院置侍讀直學士侍讀學士時翰
林有侍讀學士有侍書學士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
讒人情歎駭紳蒙先朝獎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
成三年無改之孝論語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況無罪乎
於是上稍開寤考異曰處厚傳曰敬宗即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
不測處厚乃上疏云云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今從實録處厚上疏在紳貶端州後會閱
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文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
頴李紳疏請立上爲太子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諧

紳書所上時掌翻雖未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己亥尊郭太后爲太皇太后
太后太后越州人也丁未上幸中和殿擊毬自是
數遊宴擊毬奏樂數所角翻賞賜官樂人不可悉紀
三月壬子赦天下諸道常貢之外毋得進奉甲寅
上始對宰相於延英殿初牛元翼在襄陽牛元翼出深州
鎮襄陽見上卷二年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數所角翻庭湊不與聞
元翼甍甲子盡殺之上視朝每晏戊辰日絶高尚
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僵居良翻踣蒲
北翻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上之朝論

也今晨愈甚請出閤待罪於金吾仗金吾左右仗在宣政殿前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宵衣未明而衣也理治也樂魚教翻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吹尺僞翻令聞未彰聞音問下同惡聲遐響聞同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聲聞閤外莊周云考異曰實錄曰名爲惡無近刑意者既能爲近刑之惡栖楚本王承宗小吏果敢有聞逢吉擢而用之蓋取其鷹犬之効耳夫諫諍之道是豈能知之乎即如比干剖心當文王與紂之事也朱雲折檻恐漢氏之爲新室也時危事迫不得不然故忠臣有死諫之義至如上年少嗜寢坐朝稍晚蓋宰臣密勿諫臣

封事而可止者也豈在暴揚面數激訐於羽儀之前致使上疑死諫爲不難謂細事皆當碎首從此遂不覽章疏卒有克明之難實栖楚兆之況諫辭皆詐黨所作而使栖楚道之哉賣前直而資後詐殊可歎駭按李讓夷此論豈非惡栖楚而彊毀之邪今所不取栖也

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頭俟進止程大昌曰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之或留或却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爲進止而不察槩謂有旨爲進止如玉堂宣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

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此宰相宣上旨也言所奏知之事上已知之也栖楚乃出待罪於金吾仗

吾仗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爲起居舍人仍賜緋栖楚辭疾不

拜歸東都　庚午賜內教坊錢萬緡以備行幸武德後置內教坊於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雲韶府以中官爲使開元二年又置內教坊於蓬萊宮側京都有左右教坊

夏四月甲午淮南節度使王播罷鹽鐵轉運使王播兼鹽鐵轉運見上卷二年　乙未以布衣姜洽爲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淹布衣李虞劉堅爲拾遺六典注云隋置大理評事通典云唐置評事十人掌出使推覆後增爲十二人新志評事八人從八品下陸淹特試官耳淹後五翻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爲八關十六子附依也麗著也自張又新至程昔範八人而附麗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目之爲八關十六子關者要也　考異曰按宰相之

門何嘗無特所親愛之士數蒙引接詢訪得失否臧人物其間忠邪渾散固亦多矣其疎遠不得志者則從而怨疾之巧立品目以相譏誚此乃古今常態非獨逢吉之門有八關十六子也舊逢吉傳以爲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亦恐未必然但逢吉之門險詖者爲多耳此皆出於李讓夷敬宗實錄按栖楚爲吏敢與王承宗爭事此乃正直之士何得爲佞邪之黨哉蓋讓夷德裕之黨而栖楚爲逢吉所善故深詆之耳

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染坊供人供役於染坊者也陸德明曰染如豔翻劉而險翻爲于僞翻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王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爲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銀臺門本草曰紫草出陽山山谷及楚地今處處有之人家園圃或種蒔其根所以染紫也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茈

莫苗似蘭香節青二月有花紫白色秋實白三月採根陰乾以下文清思毀徵之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大明宮東面又北則夕化門 伺夜作亂東吏翻未達所詣有疑其重載而詰之者載才代翻詔急即殺詰者與其徒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自左銀臺門西入經太和殿至清思徽毀北則珠鏡殿 諸宦者見之驚駭急入閉門走白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上每兩軍角伎藝先悉薦翻伎渠綺翻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唐左神策軍左龍武軍左羽林軍皆列屯東內苑直左銀臺門東北角 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

貟上入軍中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將即亮翻上憂二太后隔絕二太后太皇太后郭氏上母太后王氏也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后至軍復扶又翻張詔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亇明同食曰果如子言亇明驚曰事止此邪詔懼而走會康藝全與右軍兵馬使尚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詔亇明及其黨死者狼藉逮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恇駭恇去王翻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十人帥讀曰率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法當死已亥詔並杖之仍

不改職任（兩中尉及諸宦者右之也）壬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五月乙卯以吏部侍郎李程戶部侍郎判度支竇易直並同平章事上問相於李逢吉逢吉列上當時大臣有資望者程爲之首（列上時掌翻）故用之上好治宮室（好呼到翻治直之翻）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　六月己卯朔以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爲鄜坊節度使（賞討張韶蘇夕明之功也）上聞王庭湊暑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筭（夏戶雅翻朝直遥翻）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十四年）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爲裴度無辜貶官（憲宗時韋處厚爲考功郎韋貫之罷相處厚坐與之善出刺開州）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群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

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張韶之亂馬存亮功爲多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秋七月以存亮爲淮南監軍使　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爲左金吾大將軍雅翻壬申進馬百五十匹上却之甲戌侍御史溫造於閤內奏彈祐違敕進奉因入閤而奏彈之也違敕者謂違三月壬子敕也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八月丁卯朔安南奏黃蠻入寇黃蠻即黃洞蠻龍州刺史尉遲銑上言牛心山素稱神異尉紆勿翻牛心山在龍州江油縣西一里道教靈驗記李虎葬龍州之牛心山又牛心山靈異記梁武陵王紀理益州使

李龍遷築城於牛心山龍遷既沒即葬於山側鄉里爲立祠武德中改爲觀武氏革命鑿斷山脉明皇幸蜀有老人蘇坦奏曰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搥鑿所致明皇即命修填如舊明年誅祿山復宮闕以二記考之則李虎與龍遷即一人也然虎仕西魏未嘗仕梁有搥斷處請加補塞塞悉則翻從之役數萬人於絶險之地東川爲之疲弊爲僞翻　九月丁未波斯李蘇沙獻沉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瑤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杜佑曰林邑出沉香土人破斷其木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沉香諸蕃志沉香所出非一形多異而名亦不一有如犀角者謂之犀角沉如蕨口者謂之蕨口沉如附子者謂之附子沉如梭者謂之梭沉紋堅而理緻者謂之橫陽沉今其材可爲亭子則條段又非諸沉比矣　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漢道明之六世孫也道明淮陽王道玄之弟淮陽王

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

十一月戊午安南奏黃蠻與環王合兵攻陷陸州殺刺史葛維　庚申葬睿聖文惠孝皇帝于光陵光陵在同州奉先縣北十五里堯山廟號穆宗　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復領利權是年四月王播罷鹽鐵轉運使十二月癸未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拾遺李景讓薛廷老請開延英論其奸邪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邪爭讀曰諍即日除劉栖楚諫議大夫景

讓憕之曾孫李憕天寶末守東都死於安祿山之難憕直陵翻　廷老河中人也　十二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事

乙未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按唐會要上以元和四年六月九日生今王智興於十二月請置戒壇預請之也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釋氏之法凡初度僧尼皆詣戒壇受戒其未受戒者謂之沙彌無知及避征役者爭趨之泗州有大聖塔人敬事之故王智興請於此置戒壇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興由此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鈐其廉翻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是歲回鶻崇德可汗卒弟

昌薩特勒立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諱湛穆宗長子也謚法夙夜警惕曰愍

寶曆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還御丹鳳樓赦天下改元先是鄠令崔發聞外喧囂鬨之曰五坊人毆百姓先悉薦翻鄠音戶暴器發怒命擒以入曳之於庭虛驕翻毆烏口翻時已昏黑良久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御史臺是日發與諸囚立金雞下唐制凡國有赦宥刑部先集囚徒於闕下衛尉建金雞置鼓宮城門之右囚徒至則擊之宣制訖乃釋其囚徒異囚忽有品官數十人夕宗天寶十三年內侍省置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品官白身二千九百三十二人皆群閹也執挺亂捶發破面折齒挺徒鼎翻白木棓也折而設翻絕氣乃去數刻而蘇復有繼來擊之者復扶又翻臺吏以席蔽之僅免

上命復繫發於臺獄臺獄御史臺獄也而釋諸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鄠岳為武昌節度使

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考異曰皇甫松續牛羊日厤曰太牢既交惡黨潛豫姦謀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郎耳跡穆宗世因承和薦不三二年位兼將相憲宗仙駕至瀼上以從官召知制誥當時宰臣未盡兼職而獨綜集賢史館兩司出鎮未盡佩印而太牢同平章事出夏口夏口去節十五年由太牢而加節焉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蕩無檢鄉里云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與前夫義絕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又曰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是夏矣銘所謂冤幽壤殺而可作後夫必訴於

夕穹使其母爲失行無適從之鬼上閔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乎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爲沈婆兒謂睿眞皇太后爲沈婆此乃無君甚矣此朋黨之論今不取中旨復以王播兼鹽鐵轉運使復扶又翻諫官屢爭之上皆不納牛僧孺過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服纂韝侯於館舍纂姑勞翻韝古言翻將佐諫曰襄陽地高於夏口鄂州謂之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牛引相隋封奇章公僧孺宰相之位取象三台故曰台席離力智翻方鎭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昵尼質翻狎也近也比毗至翻黨也視朝月不再三朝直遙翻下同大臣罕得進見見賢遍翻二月壬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裕獻冊袞六箴袞於袞豈翻一曰宵衣以

諷視朝希晚朝直遙翻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好呼到翻四曰納誨以諷侮弃讜言讜音黨五曰辯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驁流湎舉白浮鍾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二年成帝諱驁音五到翻魏叡侈汰陵霄作宮事見七十三卷魏明帝青龍三年明帝諱叡忠雖不忤善亦不從忤五故翻以規爲瑱是謂塞聰左氏外傳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曰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韋昭注曰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牙角尚可以爲瑱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爲之乎瑱他甸翻塞悉則翻下同防微箴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夕服莫辯漢宣帝時霍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亡在渭城界夜夕服入廟居廊間

執戟立廟門待上至啟門欲爲逆發覺伏誅 觸瑟始仆馬何羅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四年

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戲獻餐斯可戒懼事見十七卷漢武帝建元三年上優詔荅之 上既復繫崔發於獄復扶又翻給事中李勃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敺御囚敕旨所因繫者謂之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橫户孟翻一至於此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方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易以豉翻諫議大夫張仲方上言略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被皮義翻自餘諫官論奏甚衆上皆不聽戊子李逢吉等從容言於上曰從千容翻崔

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律以對捍制使無人臣之禮爲大不敬令崔發曳中使故先以此罪坐之然其母故相韋貫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下遐稼翻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此以母子天性感發之易所謂納約自牖者也但逢吉以權數耳比毗至翻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勞力到翻母對中使泣拜曰比聞昌薩特勒爲愛登里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冊回鶻昌薩特勒爲愛登里囉汨沒密於合毗伽昭禮可汗囉魯何翻汨越筆翻已群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赦文

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量音良處昌呂翻上即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秋七月甲辰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正入謂歲入有正額羨餘謂入有正額之外者羨弋線翻　巳未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荊楚歲時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死於汨羅人傷其死並以舟楫拯之至今競渡是其遺俗自唐以來治競渡船務爲輕駛前建龍頭後豎龍尾船之兩旁刻爲龍鱗而綵繪之謂之龍舟植標於中流衆船鼓楫競進以爭錦標有破舟折楫至於沉溺而不悔者運材於京師造之計用轉運半年之費

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　諫官言京兆尹崔元略以諸父事內常侍崔潭峻丁卯元略遷戶部侍郎　昭義節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自隨爲親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牙將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　考異曰據李絳疏云悟八月十五日得病計是日便死故置此餘從杜牧書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謂殺李師道以鄆青等州歸朝廷事見二百四十一卷憲宗元和十四年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張汶事見上卷穆宗長慶二年汶音問　自謂不潔淋頭今人爲屎爲不潔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爲人

從諫恐悚不能對乃發喪　初陳留人武昭罷石州刺史爲表王府長史石州漢離石縣地唐置石州京師東北一千二百九十一里順宗子麟麟怨執政李逢吉與李程不相悅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人激怒之云程欲與昭官爲逢吉所沮昭因酒酣對左金吾兵曹茅彙言欲刺逢吉七翻亦爲人所告九月庚辰詔三司鞫之前河陽掌書記李仲言謂彙曰君言李程與昭謀則生不然必死彙曰寃死甘心誣人自全彙不爲也獄成冬十月甲子武昭杖死李仍叔貶道州司馬李仲言流象州茅彙流崖州彙于貴翻

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大戎所殺史記周幽王愛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終不笑幽王爲烽燧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西夷犬戎攻幽王王舉烽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秦始皇葬驪山國亡亦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享年不長事並見前紀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温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史言敬宗荒縱而慢諫丙申立皇子普爲晉王　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爲兵機

尚速威斷貴定斷丁亂翻下裁斷同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貧言昭義一道素來貧薄不比他道豐富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先悉薦翻左傳趙宣子之言使疏吏翻下同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撓朝命撓奴教翻又奴巧翻其將士必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彼軍不曉朝廷之意彼軍謂昭義軍也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覬望尤難指揮爲于僞翻賞設猶言賞犒也覬凡利翻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明敕猶言明詔斷丁亂翻下遐稼翻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言澤潞以來盡忠竭節於朝廷賜以繒慈陵翻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繒昭義巡屬邢洛磁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刀三州皆在山東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言帳下必有圖從諫以爲功者熟

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 考異曰實録從諫以金幣賂守澄受其賂曲爲奏請十二月辛丑以從諫爲昭義事有無難明今不取 留後劉悟煩苛從諫濟以寬厚衆頗附之 李絳好直言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上時掌翻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月當牙牙參也 元和中伊愼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上言舊儀太重削去之去羌呂翻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爲正宰相唐初太宗爲尚書令羣臣不敢居其位自是不除授以左右僕射爲尚書省長官其任爲正宰

相所謂參議朝政參知機務同平章事雖皆宰相之職然非正宰相也 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朝直遥翻下遐稼翻上聽行舊儀甲子以絳有足疾除太子少師分司 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弃之藩鎮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數所角翻勞力到翻密示以還期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皆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皆計毀之先是民間謡云先悉薦翻緑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緑衣裴字天上有口吴字謂度能擒吴元濟其才爲可用也 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六岡橫亘如乾

卦六畫之象裴度平樂里第偶居第五岡程大昌曰宇文愷之營隋都也曰朱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坡象乾卦六爻故於九二置宮殿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亓都觀及興善寺以鎮其地劉禹錫賦看花詩即此也裴度宅在朱雀街東自北而南則爲第四坊各永樂坊略與亓都觀東西相對而其第之比觀基蓋退北兩坊不正相當也唐實録裴度在興元自請入覲李逢吉之黨有張權輿者排之以爲度名應圖讖宅據乾岡不召而來其意可見蓋權輿之所謂宅據乾岡者即龍首第五坡之餘勢也然度之所居張說第在其西尤與亓都觀相近而張嘉貞之第正在坊北何獨指度爲占據乾岡也小人挾私欺君皆此類

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

上章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乃相與爲謀欲沮其來張權輿撰非衣小兒之謠傳於閭巷言度相有天分名應謠讖而韋處厚於上前解析權輿所撰之言按權輿若撰謠言當更加以惡言不止云天上有口被驅逐觀此蓋民間先有此謠權輿因言度名應圖讖非撰之也

上雖年少

少詩照翻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初至京師朝士塡門度留客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咕囁耳語京尹任煩劇縣官爲所由官項安世家說曰今坊市公人謂之所由咕叱涉翻囁而涉翻咕呰細語口動而聲不遠聞故唐人謂府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二月丁未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或問當左右白得印之時豈不可就詰其人以得印所自

邪苔曰晉公處此必有說請自詳度人服其識量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負糒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自長安歷華陜至洛沿道皆有行宮如華陰之瓊岳宮金城宮鄭縣之神臺宮陜縣之繡嶺宮澠池之芳桂宮福昌之福昌宮永寧之崎岫宮蘭峯宮壽安之連昌宮興泰宮是也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從千容翻難乃旦翻今宮闕營壘百司解舍率已荒陁陁施是翻廢也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史言修東都之役非以羣臣論諫而罷特畏幽鎮之稱兵而罷耳召盧貞還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先悉薦翻克融以爲踈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索山客翻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鬻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咆蒲交翻哮虛交翻闚也踉呂張翻又音郎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

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比毗至翻）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立才人郭氏爲貴妃妃晉王普之母也　橫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承繼（爲文宗討李同捷張本）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劉從諫爲節度使　五

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果如裴度之言）軍中立其少子延嗣壬軍務　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爲擊毬手搏雜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　己卯上幸興福寺（唐會要興福寺在修德坊本王君廓宅貞觀八年太宗爲太穆皇后追福立爲弘福寺神龍元年改各元和十二年築夾城自雲韶門過芳林門西至修德里以通於興福佛寺）觀沙門文淑俗講（釋氏講說類談空有而俗講者又不能演空有之義徒以悅俗邀布施而已溆象呂翻）癸未衡王絢薨（絢順宗子音翻）　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內藏以便賜與（索山客翻貯丁呂翻藏徂浪翻見賢遍翻）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上以禱祠求

福說式苟翻皆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潤州至京師二千八百二十一里上館之禁中山亭館古玩翻朱延壽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內兵馬使載盛共殺延壽并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壽之罪以聞數所具翻載義承乾之後也承乾太宗長子以罪廢

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為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束身歸朝尋奏同捷復歸滄州史憲誠玩侮朝廷公肆欺罔

壬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程

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為盧龍節度使　十一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暱尼質翻善擊毬好手搏好呼到翻下同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離力智翻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復扶又翻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更衣更工衡翻毆酣入室

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 年十八 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當軍國事 絳王悟憲宗子句古侯翻當丁浪翻 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 唐末謂兩樞密兩中尉為四貴 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 自十六宅迎入宮也 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 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起蒼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 夕處置皆與之共議 處昌呂翻 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踐阼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詰去吉翻難乃旦翻 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復問有司 復扶又翻 凡百儀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 見賢遍翻 王素服涕泣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 少陽院以地望準之當在宮城東北隅太子居之亦謂之東宮 今按閣本大明宮圖少陽院在浴堂殿東其北又有溫室宣徽清思太和珠鏡等殿不正在宮城東北隅也 考異曰魏謇文宗實錄見軍使事承見百官下不云別日今從敬宗實錄趙歸真等諸術士及敬宗時倖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乙巳文宗

即位更名昂更工衡翻戊申尊母蕭氏爲皇太后王太后爲寶厤太后是時郭太后居興慶宮王太后居義安毀蕭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三宮如一自此以後凡言上者皆文宗也每得珍異之物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蕭太后閩人也庚戌以翰林學士韋處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謂穆敬兩朝也遥翻下同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治直吏翻去羌呂翻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量音良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揔監冗食千二百

餘員揔監苑揔監也停諸司新加衣糧諸司內諸司也衣糧敬宗濫恩所加也御馬坊場及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占之贍翻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鏤郎豆翻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奇紀宜翻隻也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對宰相方寵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毀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欲治之主不世出人君初政儻有一二足以新民視聽天下之所望重矣然卒無以副天下之望者魏高貴鄉公晉懷帝唐德宗文宗是也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上

本名涵即位更名昂穆宗第三子

大和元年春二月乙巳赦天下改元　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去年三月李同捷擅領橫海留後）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異俱入見（見賢遍翻）請遵朝旨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復扶又翻）夏四月丙辰韋處厚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拜三慰勞之（勞力到翻）　忠武節度使王沛薨庚申以太僕卿高瑀為忠武節度使（瑀音禹）　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其禁軍大將資高者皆以倍稱之息貸錢於富室（倍者子錢倍於本子本相侔也稱尺證翻）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斂力贍翻）及沛薨裴度韋處厚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帥所類翻鮮息淺翻少也）　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節度使擾弱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睦成德王庭湊檢校官　鹽鐵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綃以十萬計六月癸巳以播為左僕射同平章事

秋七月癸酉葬睿武昭愍孝皇帝于莊陵莊陵在京兆三原縣西北五里廟號敬宗　李同捷託爲將士所留不受詔乙酉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璘各帥本軍討之璘扶元翻帥讀曰率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妓渠綺翻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爲婚姻及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爲謂憲誠無貳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裴度封晉國公節度使爲一道之主故對其屬吏稱之爲使主使疏吏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讀史者以爲裴度於是時耄及之矣韋處厚較聰明不惟不知度亦不知處厚矣一推心以待之一明法以示之此正寬嚴相濟所以制御彊藩復扶又翻爲同捷求節鉞不獲爲同于僞翻乃助之爲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撓奴教翻又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酋慈由翻長知丈翻冬十月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寰爲橫海節度使穆宗長慶三年以晉慈二州爲保義軍從王智興之請也　十二月庚戌加王智興

同平章事

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橫户孟翻）建置天子在其掌握（穆宗及上皆宦官所立）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蕡符分翻）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刁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近其靳翻遠于願翻）輔相得以專其任（相息亮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嬖近五六人揔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疾覽復生於今日

明貴

曹節疾覽見漢桓帝紀復扶又翻　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謂宦者弒敬宗而立上也春秋穀梁傳曰定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又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微爲春秋之微指也此二語蕡蓋慮夫強藩首亂稱兵以逐君側惡臣爲名者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昭宗之世岐沛交兵以誅官官爲名卒如劉蕡之言）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幷懿狎之臣（塞悉則翻幷必郢翻又甲正翻）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户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

前當治於後治直吏翻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
庻奉典謨克承不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
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謂趙高也高亦宦者
也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謂外戚宦官蕭意專指宦官伏見敬
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
漢之憂以杜其漸蕭謂敬宗以荒暴喪身又恐上以仁弱不能制宦官也則祖
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三五謂三皇五帝又曰
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略見二
元帝初元元年二年十八卷漢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稱尺證翻
紊音問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
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引漢元以爲戒者蓋以帝
遊不斷亦類漢元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
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行下孟翻又曰法宜畫一
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貟立南司北司之曷百官
赴南牙朝會者謂之外官亦謂之南司宦官列局於夕武門內兩軍中尉護諸營於苑中謂之中官亦謂
之北司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
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衺異而中外法
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遥翻直六軍
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兵部古夏官之職六軍上將軍大將軍將軍統軍皆以養勳
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謂觀軍容使及諸監軍使

也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軼徒結翻又音逸突也紲先列翻）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朝直遥翻）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蔵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難乃旦翻）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周禮一命受職後世以授初品官爲一命）閏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嘉都知兵馬使开志紹將兵二萬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开苦堅翻按考異從开當音渠之翻二音皆姓也趣七喻翻或作开志沼或作开志紹舊紀作开志紹新紀傳作开志沼今從之據考異紹當作沼）時憲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　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馬植崔瑾與王式崔愼由等（郃昌閣翻瑾音余）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中竹仲翻）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官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

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賛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賛直不報賛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

御史使府節度使幕府也御史幕府之憲官牧佑之孫植勛之子杜佑歷德順憲三朝位至公輔馬勛見二百三十朝亦謂之憲官亦謂之憲官考異曰舊傳勛作曛誤也勛卷德宗貞元元年事見德宗實録式起之孫慎由黜之女孫也王起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崔黜以文章顯於武后朝

夏六月晉王普薨辛酉謚悼懷太子

初蕭太后幼去鄉里有弟一人上即位命福建觀察使求訪莫知所在有茶綱役人蕭洪販茶商以若干爲一綱而輸稅于官

自言有姊流落商人趙縝引之見太后近親呂璋之妻縝指翻亦不能辯與之俱見太后上以爲得實勇甲子以爲太子洗馬爲蕭洪訴覺流死張本先悉薦翻

峯州刺史王升朝叛庚辰安南都護武陵韓約討斬之舊志峯州至京師一萬一千五百里宋白曰峯州治嘉寧縣漢龐泠縣地武陵漢臨沅縣之地隋置武陵縣唐帶朗州朝直遥翻

王庭湊陰以兵及鹽粮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殼侑獨以爲廷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已已下詔罪狀廷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

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棣州

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鎮不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索山客翻庚寅以寰爲

夏綏節度使夏户雅翻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命諸
軍四面進討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節度使
傅良弼爲橫海節度使岳王緄薨緄順宗子音古本翻庚
戌容管奏安南軍亂逐都護韓約冬十月洋王忻
薨忻憲宗子魏博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敗補邁翻十
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
寨拔之同捷築寨於滄州西以抗官軍以堅固爲名又破其兵於寨東時
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
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傅良
弼至陜而薨陜失冊翻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爲橫
海節度使甲辰禁中昭德寺火天火曰災人火曰火延及宮
人所居燒死者數百人十二月丁巳王智興奏兵
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無棣古齊國之北境也漢爲陽信縣界有無棣溝通海唐爲無棣縣屬滄州滄州東南一百七里壬申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薨李同捷軍勢日蹙王
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开志紹說式芮翻使殺
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
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發義
成河陽兵以討志紹戊寅以翰林學士路隋爲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辛巳史憲誠奏开志紹兵屯永

濟代宗大曆七年田承嗣分魏州之臨清置永濟縣屬貝州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帥讀曰率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三 五月二十九日校改六字增四字刪一字再校增三字

沐駐